

## 生活手记 >>>



生活中，总有那么一个人，他爱你爱得真切，你爱他爱得彻骨。从没有虚假的誓言，却赤诚相见；从不需要天下人见证，却执著不移。

## 行游天下 >>>



他一生只跪过两个人，一是毛主席，二是母亲。用他的话说，跪主席是忠，跪母亲是孝。一忠一孝，言简意赅地概括了他的一生。

## 夕花朝拾 >>>



这株古柏，唯有树根与其他古柏相似，曲曲弯弯地伸向四面八方，深深地扎进石山的缝隙中。

## 唯有怀念

□秦若水

没去成。要是你爸还在，看到海这么大，该有多开心……”母亲没有再说下去，眼眶却红红的。我别过脸，泪珠一颗一颗地落到岩石上。

如影随形地跟到千里海滨的，唯有怀念。若干年前，父亲不经意间说过的一句话，我们却清晰地记得。我和母亲再度无语。

从青岛回来，我们回到老家。推开布满灰尘的家门，母亲指着北面的大屋说：“这是你爸20岁时亲手建的，今年45岁了。它已经裂了大缝，再遇雨天，怕要倒塌了。”顿了顿，母亲指着东面的房子说：“这是你还是小娃娃的时候，你爸亲手建的，30年了吧。”我点点头。“西边的房子是你哥结婚的时候建的，20多年了。当时，你爸的手被砸伤了，伤得很厉害。你还有印象吗？”我怎

么会没有印象呢？父亲的手指被砸得血肉模糊，却没有叫一声痛。那时，我便懂得了什么叫隐忍，什么叫坚强。

两个月过后，我和母亲的情绪渐渐稳定。生活一天天地纳入正常的轨道。有一天午睡醒来，母亲手里拿着一把核桃钳，激动地说：“这个，这个，你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秋天，咱家核桃树结的果子多，你爸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这个钳子。当时，你爸一并买了排骨斧，斧子呢？放哪儿了？”我的泪一下子又涌了上来。

有人说，相见不如怀念，可怀念哪如相见呢？父亲在生活中退场，可他的诗词的痕迹仍在，怎能轻易让人忘记？父爱如山，又怎敢忘记？如今已遇无可奈何事，唯有怀念，唯有怀念啊。

## 将军故里行

□宋宏建

能很好地孝敬父母，故多次提出死后回老家土葬，以实现其“生前尽忠、死后尽孝”的夙愿。1985年10月，将军与世长辞，经中央特批，其灵柩被运回新县安葬于慈母身边。从此，清溪绕田的小山村，便平添了一道特殊的风景，以供世人拜谒和瞻仰。

许母坟旁有五棵高大的松树，呈丹凤朝阳状环绕着一颗小柏树，名曰五凤松。当地人说，那小柏树就像孩子，在慈母的怀抱里永远也长不大。在新修和改建的将军故居，熠熠闪烁着主人生前收藏的10295枚毛主席像章，朗朗敞开着将军当年为躲避追捕而用拳头打开的墙洞……

将军天生悍将，性情刚烈，为人忠勇，在红四方面军时为张国焘、陈昌浩所器重，但在延安1937年发生的“叛逃”事件中，与毛泽东一夜间成为生死之交。他一生只跪过两个人，一是毛主席，二是母亲。用他的话说，跪主席是忠，跪母亲是孝。一忠一孝，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其一生。

车出许家洼，又顺路来到郑维三将军的家

乡。我伫立将军亭，遥望红军洞，抚摸将军石，忽感耳边萧瑟，回响起将军儿时放牛的牧歌，顿觉眼前凉爽，浮现出将军站岗放哨的身影。荆棘丛生，枫叶如火，枪林弹雨，硝烟弥漫，将军一路呐喊、一路拼杀过来，在青翠的山间吐纳历史，定格永恒。我亦步亦趋，在残酷战争的血雨腥风中穿行，在今天幸福的和谐家园里徜徉……

霏霏细雨中，我们踏上返程之路。话语之间，大家无不感叹：一个当年不足10万人的县城，居然有5.5万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，居然有邓小平、董必武、徐向前、刘伯承、李先念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这工作过和战斗过，居然先后出了43名将军和54位省部级领导干部……这是怎样一片神秘而富于传奇色彩的土地啊！

曲曲弯弯的山路上，我像躺在晃悠悠的摇篮中朦胧睡去。温馨的梦中，我看见素有“三省通衢”、“中原南大门”之称的新县，先是被一片绯红的晚霞照亮，继而是一片碧绿的祥云覆盖……

## 古柏

□越鹰

到春天庄稼最缺水的时候用呢？

村里最后决定：在村头的山沟横着打一道坝，把水拦起来，也就是修一个小水库。

消息传开，村里人大都很高兴，说，终于要有水浇地了，不光粮食能丰收，还能吃上菜呢。如果水库的水多了，还可以发电！

可是，修水库不是闹着玩的，要请技术人员，要买一些必要的设备和工具，一句话就是要用钱。修水库的钱从哪里来？大队决定：把那棵古柏伐了，卖钱。

对大队的这个决定，绝大多数村民是支持的，虽然也很留恋树阴的美妙，但和水库、水浇地、蔬菜、用电这些新鲜的、美好的事物相比，后者明显占了上风。也有少数人反对。村里以80多岁的老人孙小辨为首，聚集了七八十位老人，围在古柏下面，不准伐树的人动工。他说：“这棵树是咱们村的命脉，咱村的风水全靠这树保佑着呢，咱可不敢动啊！”

大队支书严厉地训斥孙小辨：“什么风水不风水的，那都是迷信！”

孙小辨“咕咚”一声跪下了，村里几十位老人也都跪下了。

支书喝道：“你们这是干啥？民兵连长，把这些人带走！”

民兵连长迅速集合了基干民兵，连说带拽总算把老人们弄走了。

全村1000多口人能来的都来了，山坡上站满了人。

古柏被锯倒了。

“轰”的一声，我相信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“轰”了一下。

听说古柏卖了1000多块钱，这在当时很可观。

那年冬天，各生产队能出动的劳力全都上了水库工地，整整干了一冬，大坝修好了。

可是，人们发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那口供全村人吃水的泉水井有了变化，早上集中挑水的时候，水位开始下降了，慢慢地，用扁担勾着也打不着水了，再后来，用一丈多长的绳子系着水桶也打不着水了。村里人只好分批打水，有人中午有人晚上。

原先大树下洗衣的石盆周围那汩汩不断的十几眼泉水，到夏天竟然断流了。

修好的水库，在夏天雨水最多的时候，顺着山沟流下来的水连水库的底都没盖住，很快就蒸发了。

水库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干的。

我们返城若干年后，又回过村里一次。因为私采小金矿，泉水井里的水也被污染了，水灰绿灰绿的，不能喝了。

水位仍然很低。

石盆仍然是干的。

水库也仍然是干的。

我问村里的小孩关于古柏的故事，他们说老人们讲过。

后来我想，那株古柏发达的根系，深深地扎进山石之中，它们把石缝中的泉水吸了出来，所以才形成那源源不断的水流。

没有了古柏的吸引，山中的水自然出不来了。